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三十讲

果而已

第三十章 · 不以兵强天下

打赢是本事，打赢就收手，是分寸。

兵器这东西有记性：你用它做过的事，

它早晚一件一件还回来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

果

壹

还

其事好还——用兵这件事，是有回声的。

你把军队开到哪里，报应就从哪里长出来。

老子这一章不反对用兵，

反对的是把打赢当成日子过。



一条分寸，五个「果而」

原文与今译

原文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，其事好还。

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

善有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强。

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骄，

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强。

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四层结构

禁令　辅佐君主的，不许拿兵力在天下逞强。

账单　军队驻过的地方，长荆棘；大战过后，必有荒年。

分寸　善战者只求把事情办成，办成就停。

天理　壮到头就是老，这是不合道的，不合道就早完。

底本按通行本「善有果而已」；帛书本作「善者果而已矣，毋以取强焉」，见第十五页。

今译

依照「道」的原则辅佐君主的人，不以兵力逞强于天下。穷兵黩武这种事必然会得到还报。军队所到的地方，荆棘横生；大战之后，一定会出现荒年。

善于用兵的人，只要达到用兵的目的也就可以了，并不以兵力强大而逞强好斗。达到目的了却不自我矜持，达到目的了也不去夸耀骄傲，达到目的了也不要自以为是，达到目的却出于不得已，达到目的却不逞强。

事物强大到极点就会走向衰朽，这就说明它不合于「道」，不合于「道」的，很快就会消亡。

三个动词，一条账单

处　**处**是驻下来——军队一住，那块地的日子就停了。

生　**生**是荆棘替庄稼长出来——地里没人了。

还　**还**是账转回来——你给天下什么，天下还你什么。

> 「果」字有二解：果决，还是成果？
> 这一处差别不小，下一页单说。

「善有果」的两个读法

一个讲成绩，一个讲分寸

读法一·成果

果＝成果：善战者达到胜利的目的就够了。

通行注本多取此说：只求解决事，不以取胜为荣。

这一读，重点在**限度**——打赢就停手。

顺下来，这一章讲的是节制：刀可以出鞘，不可以当饭吃。

读法二·果决

河上公：「善用兵者，当果敢而已，不敢以取强。」

果是果决——该断就断，事一解决立刻收。

这一读，重点在**速度**——拖一天，祸就多长一天。

顺下来，「不得已」才接得上：用兵从来不是选项，是断尾。

两读都通，落点相同：果是个句号，不是逗号。

帛书本作「善者果而已矣，毋以取强焉」——「毋以取强」四个字，把界线画得更死。

> 「果」字念哪一读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后面那句：**不敢以取强**。仗打赢了，人不能变。

壹 · 还

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

秦以兵力并六国，天下第一次归于一统。十五年，就完了。

起事的不是六国贵族，是两个戍卒。陈胜吴广九百人被征发去渔阳，到大泽乡遇雨，路断了。按律，失期，法皆斩。

两个看不清去路的戍卒，在雨夜里算了一笔账：去是死，逃是死，等死——**死国可乎**。

揭竿而起，天下云集响应。范增后来引楚南公的话：**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**。

最后进咸阳、收图籍、约法三章的，正是楚人。

秦灭楚时，老将王翦要六十万人。四十年后，这六十万人的账，连本带利回到了咸阳。

> 「其事好还」——还回来的不只是军队，是整套以力服人的逻辑。它教会了所有人。



兵，犹火也

《左传》里最早的一句警告

夫兵，犹火也，

弗戢，将自焚也。

《左传·隐公四年》　众仲谏鲁隐公

州吁弒君自立，想靠伐郑立威。鲁隐公问众仲：这事成得了吗？

众仲没谈胜负，只谈兵这个东西本身：它是火。不以德收束，最后烧的是自己。

比老子早两百多年，中国人已经把「其事好还」说破了。老子只是把它写成定律。

「其事好还」到底在还什么

四家注，四个层面

注家	大意	还的是什么
河上公	其所作事，还自受报应也。用兵者，还自被兵。	最直接的一层：你用刀，别人也学会用刀。
王弼	兵者不祥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其事好还，言其害之及己也。	用兵的害处转回到用兵者自己身上。
通行注	穷兵黩武之事，必然会得到还报。	把「还」讲成报应，最顺，也最容易只当一句狠话。
史册	秦并六国而亡于戍卒；汉武穷征而海内虚耗。	「还」不用等来世——账期短得很，一代人就到。

四家没有一家把「还」讲成胜利的补偿。刀没有单向的账：它出鞘多少次，就回头多少次。

> 好还的意思不是「可能会输」，是**这场交易本来就不存在单向的赢**。

儒家为什么慎战

同一件事，儒家的算法不一样

孔子　「子之所慎：齐，战，疾。」

孔子一生谨慎的事只有三件：斋戒、战争、疾病。战争和生死同列，不是建功立业的机会。

孟子　「春秋无义战。彼善于此，则有之矣。」

孟子不否认有些仗打得好看，但他把标准先立死了：征，是天子伐诸侯。诸侯互相打，没有义的。

孔子　「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」

不服怎么办？儒家给的办法是修自己，不是打过去。武力是最后的下策，不是第一选项。

老子　「善有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强。」

老子更冷：他连「义战」这个概念都不给。兵能办成的只有「果」这一件事，办不成天下。

> 两家都不好战，但路数不同：儒家先问这一仗义不义，老子先问这一仗要不要打——他的答案通常是：能不能不用。

贰

果

果是个句号：事情办到这一步，就停。

老子连说五遍「果而」，是怕人把句号写成逗号。

五个「果而」：勿矜、勿伐、勿骄、
不得已、勿强——一个比一个具体。



贰・果

小儿辈遂已破贼

淝水之战，前秦号称百万，东晋能拿出来的野战主力八万。建康城里人人自危，谢安却出新亭，与客人下围棋。

前线的捷报到的时候，他正在下棋。看完了，**了无喜色，棋如故**。

客人憋不住，问到底怎么了。他慢慢答了一句：**小儿辈遂已破贼**。

客人走后，《晋书》记了六个字：**过户限，不觉屐齿之折**。

门槛那么高，他跨过去，木屐的齿折断了，他自己都没觉出来。

> 捷报和屐齿，一明一暗。「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」——不在人前，在自己身上。



五个「果而」，五道关

赢了之后，才是真正的考试

五条	字面	破在这一关的人
果而勿矜	办成了，不把自己抬起来	得胜回朝，先摆谱的，多半撑不到下一个胜仗。
果而勿伐	办成了，不把功劳说出来	夸功的奏章比捷报跑得还快，祸就跟着到了。
果而勿骄	办成了，不看轻下一个对手	骄兵必败——这四个字几乎不需要举例子。
果而不得已	办成了，承认这是被逼的	「不得已」是最后一次确认：这事本来不该发生。
果而勿强	办成了，不靠势头再往前拱	势头这东西最危险：它推你走，直到推下坡。

王弼注「物壮则老」：「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」——势头跟风雨一样，都留不住，也不该留。

五条其实是一件事的五个侧面：**打赢那一刻起，你手里最危险的东西，是刚才帮你赢的那个东西。**

> 五个「果而」防的不是别人趁胜追你，是你自己趁胜追自己——胜利之后最危险的一步，往往是你自己迈的。

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

项羽垓下被围，夜闻四面楚歌。突围到东城，只剩二十八骑。

他对部下说：**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**——是天亡我，不是我不会打仗。然后带二十八骑冲阵，斩将刈旗，果然赢了那一小仗。

他赢了，拿这个胜利证明自己的判断：不是我打不赢。

乌江边亭长劝他渡江，他不肯。理由还是那一句：天亡我。

他最后一战依然漂亮，最后一句依然成立不了。《史记》写他「自矜功伐，奋其私智而不师古」——**矜、伐**两个字，司马迁直接搬进了评语。

> 五个「果而」，他五条全占了反面，还赢着最后一仗。老子讲的不是输赢，是活法。

佛家的「胜」，不是同一个东西

同一场胜利，两种记账法

佛家·胜败两舍

《法句经》：「**胜利生憎怨，败者住苦恼。胜败两俱舍，和静住安乐。**」

佛家的账上，胜利不是收益：赢的人种下怨恨，输的人积蓄苦恼，两头都在造因。

所以佛家连「果」也不要——**胜负这个框架本身就该舍**。

对治的办法是**不进局**：不坐上那张桌子，就无须考虑怎么赢。

老子·果而已

老子不反对进局——仗有时必须打，「不得已」三个字认了账。

但他对局中人立了规矩：赢了不矜、不伐、不骄、不强。

注意差别的根子：佛家认为**局是空的**，老子认为**局是不得已的**。

一个从根上退，一个在局中守——姿势都是「不伸出去」，去处不同。

佛家的「无诤」落在心上：连争的念头都不起。老子的「果而已」落在事上：事一了，立刻回到桌子下面。

两个方案各有自己的难处：不出局，怎么防刀？进了局，怎么记得收手？老子给的答案是五个「果而」，全靠人守。

> 「胜利生憎怨」是佛家的诊断，「果而勿强」是老子的处方。一个劝你别上桌，一个教你下了桌就起身。

叁

壮

物壮则老——壮到头的那一天，老就开始了。

老子不说「会输」，他说「早已」：不合道，早完。

这一节把兵事收进一个更大的规律：

天下没有只往上走的东西。



「物壮则老」：四家注

为什么壮就是老的开始

注家	原文	这一读的分量
王弼	壮，武力暴兴，喻以兵强于天下者也。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，故暴兴必不道，早已也。	壮不是状态，是动作——「暴兴」。暴兴的东西自带保质期。
河上公	草木壮极则枯落，人壮极则衰老。	拿草木打比方：长到极处，下一步只有枯。
苏辙	壮则必老，老则必衰，物之理也。	把「壮→老」说成物之理——不是惩罚，是规律，连愤怒都不必有。
通行注	事物过分强大就会走向衰朽。	最平的一读，但漏了一层：老子说「早已」，强调的不是老，是提前。

注意「不道**早已**」的「早」：不是让你服老，是提醒你——暴兴的东西，连老都轮不到正常的岁数。

> 壮是借来的。借势头的人，等头一个还账的日子——「其事好还」在这一句里合上了。

轮台的一道诏书

汉武帝一生用兵：北击匈奴，西征大宛求善马，南平两越。国库从充实打到空虚，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」。

征和三年，搜粟都尉桑弘羊提议在轮台屯田戍边，继续西面的经营。

他等来的是一道拒答的诏书。武帝在诏里把连年用兵的账一笔一笔翻开，然后说：**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**——今后的正经事，是不再折腾。

史称「轮台罪己」。两年后武帝去世，霍光辅政，与民休息，昭宣中兴由此起头。

一个把「强」用到极处的人，在自己手里踩了刹车。

> 「果而勿强」最难得的一次执行，来自一个最不缺势头的人。踩刹车，比踩油门难。



「不道早已」的名单

壮到头的三个下场

智伯

水灌晋阳，三家反噬

晋国四卿里最强的一家，引水灌城，城里的锅都沉了。结果韩赵魏半夜反手，智氏灭族，三家分晋由此开篇。

夫差

北上争盟，越入其都

吴王夫差败越之后连年北上，与晋争长于黄池。精兵全在千里之外，勾践的兵进了姑苏城。最强的时候，就是空门大开的时候。

秦

并六国，二世而亡

本页第一个故事，也是「物壮则老」最大的一个样本：十五年，从并天下到并天下的人被天下并掉。

> 注意三个人都不是败于更壮的东西——都是壮到极处，从里面先裂开的。

两句并读

最老的兵书，说的也是收手

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

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

《司马法·仁本》

《司马法》比老子更晚成书，但这两句把问题说全了：前半句给好战的人，后半句给厌战的人。

老子这一章管的是前半句：兵只能用出「果」，用不出安稳。

两句并读才完整——不嗜战，也不忘战。老子反对的从来不是兵，是「强」。

三家落点

对「兵」这件事

家	能不能打	打赢了怎么办	最后落在哪
老子	不得已可打	果而已——办成就停，勿矜勿伐勿骄勿强。	把兵当断尾：疼一下，求个了结。
儒家	义则可打	慎战在先，吊民伐罪，胜而不逞。	给武力立一个「义」字关卡。
佛家	不必打	胜败两俱舍——连桌子都不要上。	从因上断：胜利本身就在造恶因。

三家都不好战，差别在约束方式：儒家审查开战的理由，老子压缩胜利的滋味，佛家干脆否认胜利的价值。

> 老子最狠的不是「勿强」两个字，是「不得已」——他逼你承认：每一场仗，都是没本事免掉的仗。



果而已
勿取强

兵器是有记性的东西。

你让它做过的事，它早晚替天下讨回来。

下讲 第三十一章 · 夫兵者不祥之器

这一章接着说：打赢了，该用丧礼对待。